

東漢文鑑卷之十五

桓帝朝

論弭盜在擇守令

陳蕃

本傳時零陵交桂陽賊為害此公為議討之蕃上踰駭之曰云云以此作左

右出為豫章太守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

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
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
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
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

論封賞濫內寵盛

陳蕃

本傳蕃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
得盛蕃上疏諫云帝頗納其言出
詔收侯萬世南鄉侯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
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

愧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八宿重耀在天下惡分

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

河南尹鄧禹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

故薛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又

比年水歛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

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買計鄙諺言

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

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武王伐紂於諸

侯楚女悲而西宮災詹公為齊桓所齊以齊勝
為嫡楚女廢居西宮也

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

諫幸廣城校獵

陳蕃

本傳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云帝不納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樂于遊田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世尚且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而民無食倉庫空而國無財

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之憂也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廣馬之觀乎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諫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論宦官陷害忠賢

陳蕃

出本傳延熹八年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滑張汜秉執犯法二郡太守劉璜成瑨考案之

宦官怨恚有司承旨奏瓚瓚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竝坐髡鉗蕃乃上疏云云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瓚瓚皆死獄中

齊桓脩霸務為內政

國語管仲曰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

何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

春秋於魯小惡必

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

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踈內患漸積外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

言祖帝以益吾侯即位 小象

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况乃產

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

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編

海內

五侯謂衛霍耿忠載五人與異同特誅

天啓聖意收戮之天

下之議真當小平明鑿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

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

璿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愾愾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乎

極陳李膺黨事

陳蕃

本傳延熹九年李膺以黨事下獄考實音因上疏極諫云云帝許其言切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

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皆誅死 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

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為股肱相須而成也 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

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黜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

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問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

也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也 讒人之口如黃

也黃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
 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
 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
 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
 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
 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
 焉說苑曰禹視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
 禹也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姓有
 過也予一人在傳曰禹湯罪已其亡也忽又青徐災旱

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而宮女
 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
 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之昔春秋之末
 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青者天所棄也天
 之於漢恨恨無已恨恨猶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
 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
 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
 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使優施舞於
 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
 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君門者而罪出也

辯和同論

本傳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
 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聞偽之所
 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
 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
 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
 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

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
 惡為忠昔楚蔡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
 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
 請為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大夫許諸及其卒
 也子囊曰令尹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
 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
 不謂恭乎既過能改曰恭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
 淫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殞於乾谿殉之二女
 此順而失義者也王縊申亥以其二鄢陵之役

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
也楚恭王與晉戰司馬子反臧武仲曰孟孫之
也者酒醉王怒斬子反
 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
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
也疾疾孔子曰智之難
 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而不順施而不怒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
 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
 其患一也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
 為義疚也病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足

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
 之薦晉祁奚請老晉侯問二叔被周公之害勃
鞮以逆文為成祛及歸國以獻呂卻之難告之言
初逆文公傳瑕以順厲為敗
後竟成之
鄭舍我請納子厲公殺取也
管蘇以增忤取進
 申侯以愛從見退楚恭王疾曰管蘇犯我以義
朝申侯伯順吾所欲
行吾所樂必速遣之
 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
 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記曰愛而知
 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仁孝論

延篤

本傳篤免歸教授家巷時云或疑仁孝前後之證乃論之云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體也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

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踈榮華紛緝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踈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

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

意語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

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舜回或仁或孝隨其所稱若

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公劉以仁絕德

曾參少至孝稱賢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

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

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止李文德薦引

延篤

本傳李文德素善於篤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

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上文德云云後遭黨禁

夫道之將廢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

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朝

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

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眾氏

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

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

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漸離

擊筑傍若無人燕漸離高鳳讀書不知暴雨颯

傳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東脩已來五十二年
也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
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
不慙報歟被如此而以不善止者恐如教羿射
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奮志平羌

皇甫規

臣生長邠收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
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願乞冗官備單車一

本傳延熹四年叛羌零吾等寇抄關中規素志平羌乃上疏云

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
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
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鳥鼠山在渭川東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
也鳥鼠山在渭川東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
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
盡其區區

至冬羌遂大會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
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諸羌慕規
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羌遂乞降涼州復

通

自訟平羌報怨

皇甫規

本傳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臬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老弱而皆倚恃權貴規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規出身數年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宦官不與交通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

也天子覽書誚讓相屬規懼上疏自訟云云四年之秋戎醜蠢戾延熹爰自西州侵及涇陽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讐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誅殺納受多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先時敗將也前踐州郡先奏孫雋李翕張臬旋師南征又上郭閔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

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
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
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
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
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嬪單于掖鎮烏孫以
公主武帝以江都王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
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美我違
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
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賞

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
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傳稱鹿死不擇音左傳
謹冒昧略上

其年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
左悺欲求貨遣賓客就問功狀規不答璜等
恚陷以前事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
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
訟之會赦歸家

日食應詔言事

皇甫規

本傳詠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云云帝不省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誅梁冀及李膺一除內孽廢鄧晁無德再誅外臣瑯琊守成而災異猶見殆賢愚進退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姑本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鈞黨之釁事起

無端鈞引虐賢傷害哀及無辜今與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鑿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

應詔論東羌事宜

段熲

永康元年時西羌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數寇擾三輔其後皇甫規張奐招之既降又叛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疆眾不時輯定欲類移

東漢文選卷之五
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頌因上言云
云帝許之悉聽如所上

臣伏見先零東荒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
已二萬許落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
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
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
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
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
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竝擅其地

是爲癘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
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
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伏
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
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

後見靈
帝朝

東漢文鑑卷之十五

東漢文鑑卷之十六

靈帝朝

指斥宦官罪惡

陳蕃

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初桓帝欲立田貴人
為后蕃以田氏卑竇族良家乃立竇后故委
用蕃蕃與后父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天
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
乃了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
共諂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常疾之

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云云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踴躍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璠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竝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竝伏其辜是

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女姦知臣疾之

太后不納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詳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竝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讓蕃曰先帝新

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
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燕大臣若此
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
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從官騶騎士蹋蹠蕃曰
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
日害之

自任滅羌

段熲

本傳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直指高平與先零戰於東山熲大潰夏復追及靈武東元大敗時張魚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

無後悔詔書下類類上言云云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憊慮
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
用招降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劔又言血流
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及覆攻
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
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
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案與為

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
戰戈招致獷各猛敵昔先零作寇充國徒令居
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
鯁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
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
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
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
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
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

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明年夏頽進營凡亭山邊田晏夏育據山上
羌悉眾攻之死戰遂破之羌復聚射虎谷頽
進擊羌復敗散頽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
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
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
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
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
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論三五法

蔡邕

本傳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五法選用衆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云不省三五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五為官也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論者云避三五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今在任之人豈不成懼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本邦韓梁人為

吳人為會稽守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以未制乎冀州刺史人為

災異應詔論七事

蔡邕

本傳時自有雷震疾風按本地震隕惡蝗蟲之害又并平犯境熹平六年制書引外制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云云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官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言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號令所以誡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康多

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
 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解
謂司儀為言也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
 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踈廢謂也故
 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
 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
 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
 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吏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
 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

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

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

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謂陳之於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

帝於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

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所以導

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養孝敬養老

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

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更卒

小汙屢生忌故及小汙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

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

尊哉孝元皇帝策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

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

申先典禮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

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前後制書

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

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

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

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說

日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所謂宮

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也

中有卒三月不祭考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

處其中耳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豈謂皇居

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答

風靈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

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

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

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

頻年災異而未聞收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
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
政悖德隱之言

二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途或以德顯或以言
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
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
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
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譽
右用事之便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謂樞要之官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
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
龐芝涼州刺史劉瓛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
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
抱罪懷取與下同疾網網弛縱莫相舉察公
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
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察長官是為舉
謠言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
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孤

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憲者來讒
邪之口語觀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生令海
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佞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罰章聊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
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
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
族遊天譏子之賢二貢一適貢謂之有一適謂云適也
也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

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
已已國理政未有其能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
聽政餘日觀書篇章聊以娛意當代博奕非
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
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
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
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
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

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命諸儒於
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
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
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近君子故當志其大
者

六事墨綬長文職典理人漢官儀曰秩六百皆

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棄責之所宜分
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遺者多郎郎中若器用德乎人不守

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
更相放效減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
皆斷絕以嚴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

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
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
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私
幸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
而羣聚山林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撫所依

至有奸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
時周禮曰喪視掌大喪及祖饋棺及載
輅於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奉縣追捕
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
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
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
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
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因災辨明邪正

蔡邕

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恐懼
每訪群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括結
閉口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
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以阜囊封上

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寢臣
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
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
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
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

悟改危卽安今災眚之發遠則門垣近在寺署
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
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反女烏貴重天下生則贊
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續以霍玉依
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
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太尉張顥爲玉所進
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長水校尉趙珙屯騎校
尉蓋升竝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
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

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
守正竝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
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
大臣也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其
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
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執黜者
皆側目思報於是下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

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有詔減死一等
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上十意序

蔡邕

出本傳注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

臣在布衣常以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已來
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
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
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

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述
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遂放邊野恐不備
軀朽腐抱恨黃泉謹先顛踣科條十志臣欲制
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
五及經典羣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早左
惟陛下留神省察

律曆意第一

禮意第二

樂意第三

郊祀意第四

天文意第五

車服意第六

諫伐鮮卑議

蔡邕

出鮮卑傳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秋夏育言
諍徵幽州諸郡兵出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
滅先是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效因議遣
兵與育并力討賊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
議蔡邕議云云帝不從遂遣育晏各將萬騎
出塞檀石槐帥眾逆戰育等大敗檻車下獄
贖為庶人

邕議曰書戒猾夏易代鬼方周有儉狃蠻荆之

師漢有闕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
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
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疆胡
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
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
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
路不通繡不直指之使奮鉞鉞而竝出既而息
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
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

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
竝乏事劣昔時乎白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
故地稱兵十萬昔段熲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
年今育晏未必過類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
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
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足爲耗竭諸夏并力繼
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蚡介搔_到中國之困
曾背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
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
矣豈與蟲螳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
殄盡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
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
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
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斷輿之卒有一不
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
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
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元帝納

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今關東大困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夫血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薦邊讓書

蔡邕

出讓傳邕深敬讓以為宜處高任薦於大將軍何進曰云云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竝為元龜華髮白首也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髻亂夙孤不盡家訓初涉諸經見本知義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

東漢文鑑卷之十六

東漢文鑑卷之十七

靈帝朝

乞重賞募張角

劉陶

本傳時鉅鹿張角偽稱大道妖惑小民陶與樂松連名上疏云云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角反

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為聲獸心私兵嗚呼州郡已諱不欲聞之宜下明詔重募角

東漢文鑑卷之十七

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論盜賊西羌

劉陶

本傳時天下口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云云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變詐萬端已攻河東恐遂轉更承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叛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

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今上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水駭風散唯恐在後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關生之計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

書示以威恩各各改悔今四方安靜而陶疾
害聖政專言妖孽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
下黃門北寺獄陶對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
疇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天下痛之

乞斬十常侍謝百姓

張鈞

出張讓傳時讓趙忠夏憚郭勝孫璋
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朱典
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
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

張鈞上
書云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
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
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
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旂而大寇自消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
致洛陽獄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曰此
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
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

與張角交通

乞先去宦官後盜賊

傳燹

本傳燹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燹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云宦者趙忠忿惡及破角燹功多當封忠詐譖之得不加罪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故閹宦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曾參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伯樾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

乞勿棄涼州議

傳燧

本傳時西羌反邊章亂隴右徵發天下賦役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執先議燧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帝以問燧對云從之

昔冒頓至逆也樊噲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

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虜得居此士勁甲堅固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也釋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

乞免斂田畝錢

陸康

本傳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錢上錢而比水旱百姓苦康上疏諫云云帝內傳諸康後引亡國大不敬劉表陳解釋得免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若絲輕賦以寧天下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

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
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
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蟻災
自生子蟻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
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

應詔論青蛇數事

謝弼

卿傳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抄本詔公
卿以下陳得失弱上封事云左右
惡其言遂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細
來郡太守忿疾歸以它罪收考據
死獄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祿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
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
者陰氣所主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
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有
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親信者為誰
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
祥伏惟皇太后接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如有
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
 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慰母之念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
 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謂劉矩許訓胡
 秉致必有折足覆餗之凶雖謂劉矩許訓胡
 秉致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竝加
 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竝居政府
 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

論青蛇見御坐

楊賜

出本傳卷十元幸青蛇見御
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云云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
 則六極至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
 蛇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
 殆以女貶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
 謂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直通故殷湯以自
 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
 之宜崇宗廟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謂幽王后褒姒也則蛇變可消禎祥立
應

論濫爵微行

楊賜

本傳熹平五年為司徒是時朝廷爵
授多不以法而帝好微行游幸外苑
賜復上疏云云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
俊又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今所序用皆有
形勤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

別善惡同流 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
之執極繁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
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宗世宗中
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

論虹蜺降嘉德殿

楊賜

出本傳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帝
惡之使中常侍曹節問以祥異賜謂節曰吾
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

盡言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
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釋字吾以微薄
之學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云云甚忤
節等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
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
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
蜺者也韓詩序如於中乎經曰蜺之比無德以
色親易贊也易贊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

竝怨誼譁盈路案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侮
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諫
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勝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
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驩遊共工
更相薦說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
各受豐饗而令精神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幸賴
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
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

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
內親張仲外任山甫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
天澤威衆變可弭

東漢文鑑卷之十七

東漢文鑑卷之十八

靈帝朝

獻書規竇武

盧植

本傳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
加封爵植乃獻書以規之曰云云武
能不用

植聞竇有不恤緯之事發冢婦左傳曰發不
恤其緯憂宗周之隕漆

室女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隣
人問曰欲嫁之女曰吾憂國傷

人欲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

爭去文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

堯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
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
繫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尋春秋之義王后
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
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
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
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
賊伺隙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堯植
子也靈王卒北立為君公子棄疾篡其位
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

尹氏立朝尹氏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愛子宗
室賢才外宗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
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乞立三經博士

盧植

本傳熹平四年始立太學詔諸儒正
五經文字刻石經立于大學門外植
乃上書云云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
之禮記特多回冗猶紂也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
牾謬為之解詁而家無力繕寫願得書生二人

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竝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日食陳八事

盧植

本傳光武元年有日食之異

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也

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問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華字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晉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

- 一曰用良
- 二曰原禁
- 三曰禦厲
- 四曰備寇
- 五曰修禮
- 六曰遵堯
- 七曰御下
- 八曰散利

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原禁者凡諸黨錮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腐者宋后家屬委骸橫尸不得改葬疫厲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等構死父及兄弟並誅帝後夢見桓帝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誅於天罪難赦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導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

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王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

乞許武蕃改葬

張奐

本傳時青蛇見御坐大風雨雷霹靂按樹詔百寮言災應與上疏云云天子深納負言左右無之帝不得自從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蹇順至為休逆來為咎陰氣專用則疑精為霄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

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
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
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徒坐禁錮一切蠲除又
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
之報

論宦官采女等事

呂彊

出本傳靈帝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
侯強固不敢當因上疏陳事云云帝
知其忠而不能用
時強為中常侍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

臣不佞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竝為列侯
等品卑人賤讒諂媚主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
趙高之禍未被輓裂之誅而陛下不悟安授茅
土開國奉家小人是用陰陽垂刺稼穡荒疏入
用不康罔不由此○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
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
災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又詔書於河間
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
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又今外戚四姓

中官公族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
素堊黯穀梁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尸子曰晉
也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今
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
之甘土木衣民之帛者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
衣繡民無褐衣也有棄酒士有渴死旣馬秣粟
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
○又聞前召蔡邕對問於金商門毀刺貴臣譏
呵豎宦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竹飛

飛條飛書也致邕刑罪室家徙放故太尉段熲垂
髮服戎子謂章也功成皓首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
爲陽球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宜徵邕更
授任久煩家屬則衆怨弭矣

論貢獻導行錢

呂彊

本傳時帝多私藏每郡因貢獻先輸
中署名爲導行費導引也貢獻外別
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
導引也強上疏諫云云

天下之財莫下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
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

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錢財調庶民因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趙忠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

獄吏乎遂自殺時宦者丁肅徐衍郭耽李巡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

遺命令薄斂素棺

趙咨

本傳咨抗疾將終乃遺書勸子胤云云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

調其燥溼邪但以王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
 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
 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
 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
 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復重以牆鬻之飾
 禮義棺車箱鬻以竹表以旌銘之儀旌類招復
 為之令人執於柩後表以旌銘之儀也招復
 含斂之禮招魂復魄以衣以珠玉殯葬宅兆之期
 宅也地也棺槨周重之制天子之棺七重公四衣
 衾稱襲之數天子小斂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

三其事煩而害實碎而難備終使晉侯請隧謂
 地為塋道土之葬禮也襄王不許秦伯殉葬殉葬陳大夫設參
 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相繼自孺石椁
 速朽之爰暨暴秦違道廢德國費繁於三泉人
 力單於麗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厚
 猶長夜也 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
 事禮之末務禮之革棄禮之實古人動靜應禮
 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現孟皆達於性
 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

東漢書卷之八

其尸適吳及彼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
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
容棺梓棺歸卽葬師於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
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
之哉吾蔑復有言矣

窮鳥賦

趙壹

壹恃才倨傲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
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
趙盾見龍桑之下有餓秦越人還號太子趙盾與肺二束贖續也

脈

脈世著其神太子病尸變扁鵲鍼砭石記曩
之二不遭仁神則結絕之氣竭矣補肺出
乎車輪車橫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
車輪之補肺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
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余
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
曰云云

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穿在下前見
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殼左飛丸繳矢

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
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
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鵲烏也雖頑猶識密恩內
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
侯子子孫孫

疾邪賦

趙壹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又不同樂數極自然故
相反駁于茲迄今情偽萬偃蹇反俗立致咎殃
捷備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

顯進直士幽藏女掩其視聽兮秉其威權所好
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奚異
涉海之失楫積薪而待燃故法禁屈撓於執族
恩澤不逮於單門亭飢寒於青舜之荒歲兮不
飽暖於當今之豐年有秦客者乃爲詩曰河清
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
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曾生聞此辭繫而作
歌曰秦客魯生皆萬言也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
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在困在羣愚哀

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干說皇甫嵩

閻忠

出嵩傳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閻忠干說嵩云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

嵩曰何謂也

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

收功於末冬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求安乎

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以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臆通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羽檄先

東漢文選卷十八
十一
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
闞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
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
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
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
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
且今豎官羣居同惡如市上令不行權歸近習
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
早圖後悔無及

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且人未
忘主天不祐逆雖云多讒不過放廢反常之
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

贈第五永箴

高彪

本傳時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
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蔡邕等皆賦
詩彪獨作箴邕
等甚美其文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虞古之
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貳呂尚七
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鷗天有太一五

將三門地有力，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
間 陳平五六奇 摠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務
 在求賢，淮陰之勇，廣武是尊，左 輿武君李，周公大
 聖，石碣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蔡
 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
 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
 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

東漢文鑑卷之十八

東漢文鑑卷之十九

獻帝朝

昌言論

仲長統

本傳獻帝時舉為尚書郎論古
 今時俗行事發憤著論云

理亂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
 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竝偽假天
 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
 競。惟雄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

執不足復校迺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也繼韁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真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凶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

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迺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瀰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

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
亂竝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
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
寇讎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
生不仁沉溺致愚疾耶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
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漢興以來相與同
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
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
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

徒附萬計舡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

都城史記曰廢居蓄邑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

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

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

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

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

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

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

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

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
 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
 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躅高天躅厚地猶
 恐有鎮厭之禍也躅曲也躅躅逮至清世則復入
 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
 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
 窮之福利而善士持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
 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將皆以脩潔
 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

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
 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
 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
 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
 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
 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
 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
 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
 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

東漢文選卷十九
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

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
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
澆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
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
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
者乎時政雕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
老子曰智惠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
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
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

去祛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責之人此
 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
 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
 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綸青絲綬也龍章山不為
 編戶二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
 封君勅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
 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唯敗
 寄死不斂窳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
 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

立至化之替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
 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之肉
 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
 鞭笞下猶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
 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
 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
 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
 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
 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藏貨

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
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
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
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
人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
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
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
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
道也陰一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

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
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
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
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
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
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
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
籍以相數問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
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

以豐委積去未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
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
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
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絕
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
限安寧勿懈惰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
則千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
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存政理之位者萬人也

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
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
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
也士有不用求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
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頤廢屬斷絕淵羅遺漏拱
押天人矣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
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
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
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法制也

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牧羊
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縱則惡復論
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畜積
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畜積
非橫賦斂以取優饒也秦祿誠厚則割剝貿易
之罪乃可絕也畜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
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
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粟貸
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

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
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
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
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物絮而失才能非立功
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歎
嗚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
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非之是
設機罟穿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
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

所恃者寡所取者猥多萬里縣之首尾不救徭
役竝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是天貧窮轉死
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
三斛斛取一斛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
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辛之賜
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
警一而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姓坐稅戰士之
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
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

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
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
無常居吏食日稟給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
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
未懇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
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
後必為姦也

法誠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

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入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謂尚自此以來三公之職滿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彼近習

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賀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譏反招致乖敗亂離斯瘼怨氣竝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及以策讓二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歸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

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

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執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至親之執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竝病人病謂萬姓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

琴木五弦宮商角徵羽文玉消搖一世之上睥
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
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帝
王之門哉

述志詩

仲長統

本傳統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云云

飛鳥遺跡蟬蛻反式鏡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至人能變達士拔俗秉雲無戀騁風無足垂露
成幃張霄成帷沆瀣當餐九陽代燭九陽曰恒星

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
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
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理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
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丹
微風為拖徒可教翔太清縱意容冶

申鑒五篇

荀悅

本傳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辨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大略云云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
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
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
屏四患迺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
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
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
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
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
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

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
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
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
布五教臯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
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
無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也力不安加以周人事是
謂養生也周給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
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
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

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
 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
 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
 心慎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
 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
 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
 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
 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
 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細

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

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

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

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

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
 君若正卒在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
 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是謂兼威
 政也言脩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是謂兼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

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

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

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文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天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

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駁陳忠罪疑議

應劭

本傳初安帝時尹次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王母軍並詣官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朝議活次玉劾追駁之據正典刑其議云

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

之成利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為

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罪輕書

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清時

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侍朝恩在寬

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狃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

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

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

趙毋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

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史記索夫刑罰威獄以類

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

育也是故春一木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

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王其為枯華

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

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

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

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

其可追

東漢文鑑卷之十九

東漢文鑑卷之二十

獻帝朝

諫袁術毋僭號

孫策

術傳興平二年天子播越術將欲僭號策與書諫云云術不納策遂絕之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紹為真黑山賊州牧與相重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潛亂於南荆公

孫叛逆於朔北名正禮阻兵劉繇玄德爭盟
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回規
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
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
有重罰此二王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
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
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若輔而與之則
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孫湯
伍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

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苟以悅主為美
古今所慎可不孰慮

激厲孔融書

曹操

出融傳操以融名重外相容忍而營
忌正議却慮承風旨奏免融官因顯
明辭然操故書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
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
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愈
國遘禍於袁盎盎與錯不相善也屈平悼楚受

諧於椒蘭子椒子蘭諱平於襄王而放逐之彭寵亂起自朱

浮浮數諧之光武寵遂反鄧禹威損失於宗馮宗欽馮愔

擊因反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歟

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

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

虜管仲射桓公中鉤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

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猶帶也當收舊好而然

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武音然中夜而起昔

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慮字也名實相副綜率經

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

博聞誠怪今日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

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

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

報曹操書

孔融

同前

猥惠書教造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郡知之

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尚書

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

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
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
閭智非鼂錯竊位為過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
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
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
郗為故吏融所推進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
伯之忌猶不得念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
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若言至意終身誦之

與曹操書論酒禁

孔融

出融傳注時年飢兵興操表制
酒禁融頗書爭之多海晏之辭

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
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烈
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
平孔非百斛無以堪上聖樊噲解虜鴻門非豕
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斷養東迎其王非引
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
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
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

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哺醴
歡醜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有於政哉

薦謝該書

孔融

出該傳該為公車司馬令
融上書薦之云云拜議郎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
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
稽日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
明同符二祖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鷲
羣山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

禮紀竊見故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魯參

彙商偃之文學卜商也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

來有應事至不惑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

骨出吳記吳伐越得骨節專車集集陳庭記

有集集于陳庭而死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

於先王以分封諸陳黃能入寢侯有疾韓宣子

曰寡君夢黃能入於寢門何邪對曰昔堯殛鯀子

其神化為黃能以入羽泉三代祀之或者未之

也亥有二首傳云注云亥字二畫在上非夫

東漢書卷之三

五

男子詰北關山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不敢發言
萬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距而不納春秋是
之衛太子得罪先帝此罪人也遂送夏侯勝辯
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昌邑王數出勝
兩臣下有謀上者時光與張子儒謀發王光不
忍其世召問勝對言在洪範以此益重儒術今
該卓然此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
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
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曰山林
意不罷及朝廷之士後日當更饋藥以鈞由
守此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

所在召該今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卿趙人也
漢漢朝追匡衡於平原衡為平原文學儒貴
學惜失賢也

薦爾衡疏

孔融

出衛傳爾衡字正平有少辯尚氣剛傲
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
後為黃祖所殺

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嚮臻陸
下敬聖慕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晏惟嶽降
神異人竝出竊見處士平原爾衡年二十四淑

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象目所一
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
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
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任
應抗行魏文侯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鷲鳥累
百不如一鷲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
氣空洞辭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
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博學
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宜與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
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趙簡帝室皇君必蓄
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
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良集飛兔騾良集絕犬奔放
良樂之所急飛兔騾良占駟馬名臣等區區敢
不以聞

枉奏孔融狀

路粹

出融傳操既積嫌忌而都慮復構成
其罪遂令粹在融奏融云云下獄棄

夏漢文錄卷二

市觀梓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諂訕朝廷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甕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道不迫

宜極重誅

數袁紹十罪

公孫瓚

出本傳瓚上疏云云遂舉兵攻紹冀州諸城悉畔從瓚

臣聞皇義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位崇厚而情行淺薄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專為邪媚招來不軌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

一門鬻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與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百姓痛怨紹罪四也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卓囊施檢文稱詔書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上伺望祥祲尅會期日攻鈔郡縣紹罪六也紹與劉勳首共造兵而以小忿枉加酷害紹罪七也高焉姚貢橫責其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驅走董卓忠勤

王室紹遣小將盜居其位使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青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關如益豈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

上書陳情

袁紹

本傳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昌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

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擅相討伐紀上書云云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鄭河事燕惠王

霜降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而死臣

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累抱信見疑

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臣以

負薪之負救於陪隸之中猶陪奉職憲臺擢授

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賊害忠德故大將

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故授臣以督司諸

臣以方略臣與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

師受敗太后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

遭危困進既被害臣獨將家兵百餘人袖戈承

明練劔翼室紹於承明堂上格殺虎叱羣司奮

擊山醜曾不決後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

一驗也董卓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竝當大位

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

創謀以外卓方貪結外援故即臣勃海申以軍

號臣之與卓未有織芥之嫌若使滑沈揚波偷

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

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與師百萬
飲馬孟津軟血漳河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聚數
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
糧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
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
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斯亦愚臣破
家殉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
張楊蹈藉異域臣乃旋師奉辭伐叛金鼓未震
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

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義郎曹操
領兗州牧魯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卽
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
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臣非
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也誠以賊臣不
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
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
未定臣誠心之太僕趙政銜命來征宣陛下含
卬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

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臣聞守
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
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慨是
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
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
疑衆動上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譴愆之邪說使
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旣
叨之豈敢觀重禮以希彤弓旅天之命哉誠傷
備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懋成重愆斯蒙

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獻款於杜郵也太傅
日殫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令臣骨
肉兄弟遠爲讎敵臣雖欲釋甲授戈事不得已
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
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
戾若以臣今行權爲繫則極文當誅絕之刑若
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
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
則伏首歐刀褻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

鳩之平詩正下鳩養子曰從上絕邪諂之論無
令愚臣結恨三泉

於是以紹為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
軍紹恥為之下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
於紹二年使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
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
之

討曹操檄

袁紹

本傳建安五年紹備殺徐州刺史車
胄據沛以背操操畏紹過河乃急擊

備遂破之備奔紹紹進軍攻許田蓋
強諫忤紹遂械繫之乃先宣檄云云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
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
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
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
朱虛興感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
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
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

號養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臧買位
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
閹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狹好亂樂禍幕府董
統鷹揚掃夷凶逆紹興誅續遇董卓侵官暴忠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
故遂與操參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
乃愚佻知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
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充
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異獲秦

師一克之報孟明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
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
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
交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
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
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
人之黨故復援於環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
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
府無德於充土而有大造於操也會後鑿駕東

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違離局
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
衛幼主而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玉僚敗
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
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
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
公卿充員品而已加其細政奇慘科防互設矰
繳充蹊阮窵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埒是
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

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慕
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
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
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夏護
也騁良弓勁弩之執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
他合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拑
其後雷震虎步竝集虜庭若舉焱火以焚飛蓬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

東漢書卷之三
十五
以精兵七伯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
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
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諫袁譚兄弟相和

劉表

出譚傳袁紹薨譚尚相攻表以書
譚譚云云不從二子皆為操所滅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使王室震蕩尋倫攸斁是
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
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
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圭吾盟異

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

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以繼洪業摧巖敵於鄴

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

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血忌游於二

壘賈無忌楚平王使股肱分成二體膏膂絕為

異身乃知闕伯實沉之忿已成左傳高辛棄親

卽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

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譚

戮於曹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讎棄親戚

之好而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
嶼州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
 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
 今仁君見憎於夫人譚母未若鄭莊之於姜氏
 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教然莊公卒崇大
 隊之樂象教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病追攝
 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

表荀彧功

曹操

出或傳建安十二年
操上書表或云云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即鴻溝也時眾寡糧單圖欲
 還許尚書今荀彧深建宜往之便遠恢進討之
 略起發臣心革易思慮堅營固守古無其軍
 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
 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
 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冀青幽并也向
 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
 百臣眾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執
 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

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功薄博獲之賞用蕭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諭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

或深辭讓操誓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君奇謨技出興亡所繫丁存之邪雖慕曾連冲高之迹將為聖人遠

之義乎左傳聖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

戶又欲授以正司先守尚書今欲正讓至十數乃

止

表留荀彧軍中

曹操

出或傳建安十七年董昭等欲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君子參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平會南征孫權表請易軍于譙因表留或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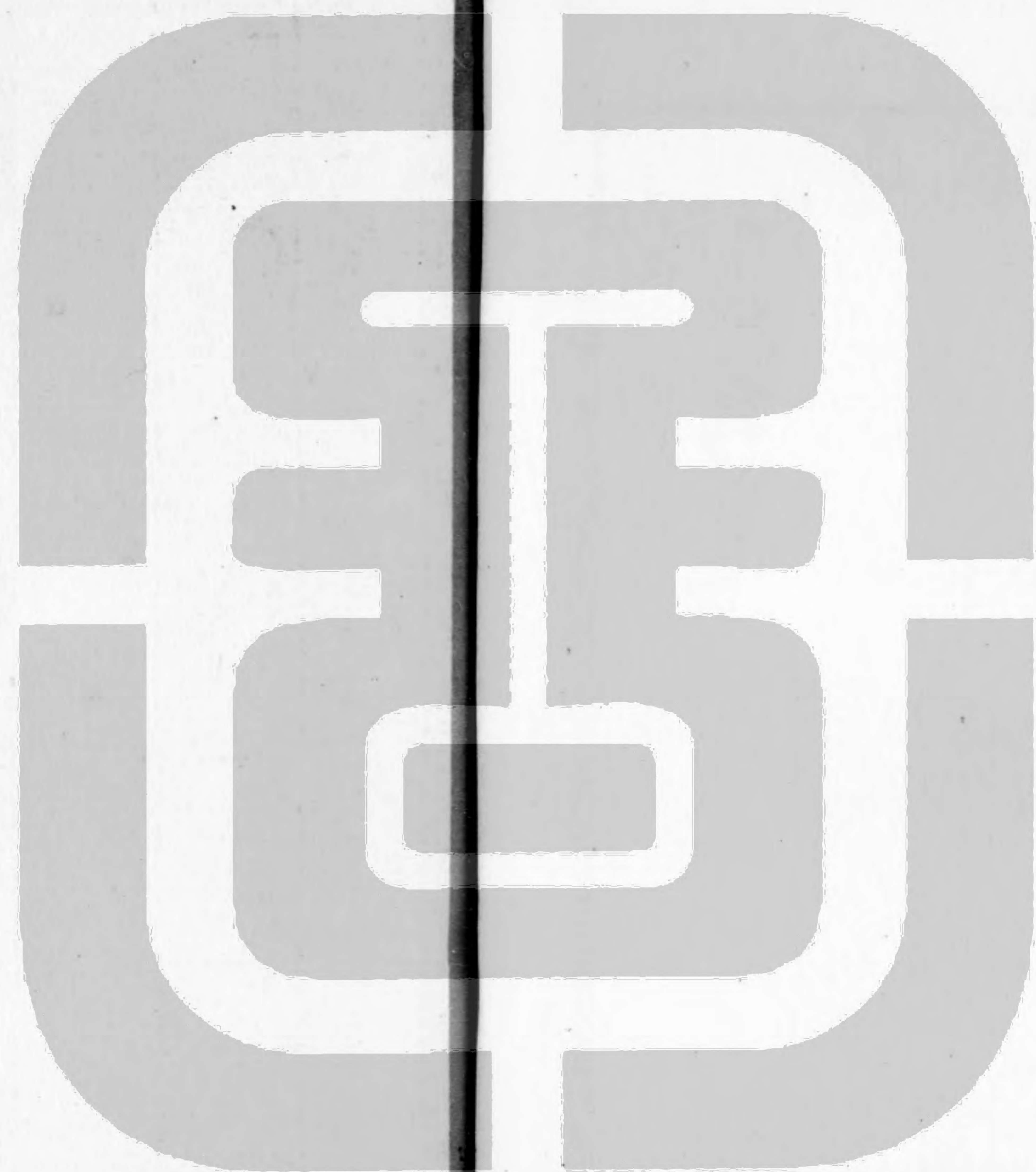
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臣今當濟江奉

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
之使持節侍中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
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
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
依以為重

書奏遂以或為侍中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
湏或病留壽春探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
是飲藥而卒

東漢文鑑卷之二十





律